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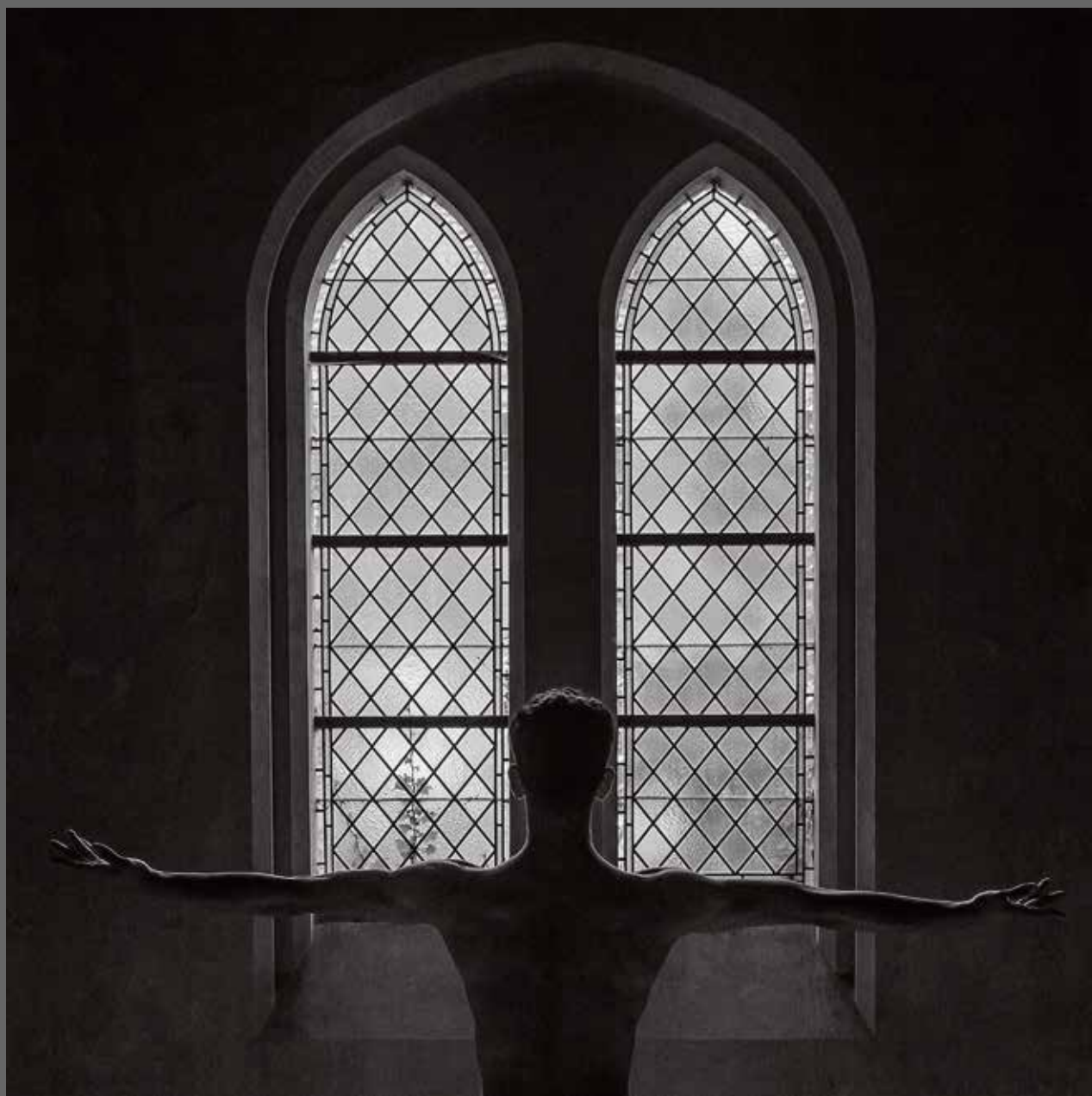
解构观念艺术

——对话美籍乌克兰艺术家尤里·博伊科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ual Art
– Interview with Ukrainian American Artist Yuri Boyko

摄影 / 尤里·博伊科 采访 / 陆祎玮

Photos by Yuri Boyko Interview by Lu Yiwei



慰藉，2016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题解：

观念艺术运动于 1960 年在美国兴起，代表人物有约翰·巴尔代萨里 (John Baldessari)、布鲁斯·麦克林 (Bruce McLean) 等，中国艺术家张洵和蔡国强也是典型的代表。观念艺术家索尔·勒维特 (Sol LeWitt) 在 1967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观念艺术中，想法或者是观念是整个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一名艺术家采取了概念化的艺术形式，即表示所有铺排和决定都是预设好的，执行只是例行公事。”由此可见，对于观念艺术家来说，艺术品最后的呈现、它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以及传统的技术要求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观念艺术至今仍有争议的原因。

“观念摄影”一词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被使用的，但用摄影记录观念艺术则是早有先例并且一直延续的。如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 (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 所拍摄的马塞尔·杜尚的小便池《泉》，这件颠覆了艺术史的雕

塑丢失之后，照片便取而代之成为了艺术品本身；荣荣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记录了许多北京东村艺术家们的观念行为艺术，后来被艺术史家巫鸿编辑成《荣荣的东村》。也有其他艺术家把摄影本身作为展现观念艺术的舞台，他们不是尝试去抓住某一个瞬间，而是用相机去践行自己的想法，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辛迪·舍曼 (Cindy Sherman)。

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是一位现居美国的乌克兰摄影艺术家，他拥有多元化的背景：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进军商业和高科技行业，获得了经济自由之后决定转型做全职艺术家。尤里说他曾经的学术经历让他习惯了抽象的思考，这也是他一直做观念艺术的原因。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身份和人生的思考，并穿插对其他领域理论的解构或者理解，这可能也源于他的个人经历。



迫切渴望之物 (一) 2020
摄影：尤里·博伊科 (© Yuri Boyko)



迫切渴望之物 (二) 2020
摄影：尤里·博伊科 (© Yuri Boyko)

陆祎玮（以下简称“陆”）：你是如何喜欢上摄影的？

尤里·博伊科（Yuri Boyko，以下简称 Yuri）：我母亲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在我小时候就把摄影介绍给了我。我们每次旅行都拍很多照片，虽然这很普遍，但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完成的。我们把家里唯一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卫生间改装成了暗房，在那里洗胶卷和冲印照片。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是个摄影师，但真正将摄影作为一项艺术来实践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陆：在成为艺术家之前，你在做什么？

Yuri：我有过好几段不一样的经历。最初我在纯理论物理领域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乌克兰的学术圈工作；后来

我到美国开始创业，做高科技和风险投资。这些我做得都很好，内心却没有感到满足，因为艺术一直刻在我骨子里。当时我身边有很多艺术家朋友，虽然我自己没有做艺术，但一直被艺术围绕着。

陆：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这个转换是怎么完成的？

Yuri：这个转换发生得非常慢，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让自己适应这个身份。大约是 2007 到 2008 年我开始思考这件事，但是当时我很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全职做艺术，因为做这个决定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我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否有想要传递给观众的



你的名字，2012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面具，2013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勇士，2013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信息。我当时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

摄影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因为没有什么技术操作上的问题。用相机来表达对我来说很舒服，也很容易。当然我也在探索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绘画和印刷。

陆：你的作品非常观念化，你是如何进入观念艺术这个领域的？

Yuri：我的作品都和想法有关。我的艺术创作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想法，另一个是精确列出来的实践过程。我总是先有想法，再通过创作将这个观念从最粗糙的阶段打磨至我觉得有自信可以呈现的阶段，这可能就是我的作品非常观念化的原因。我期待一个作品完成的时候，其中的想法可以被大多数人看懂，而不是针对某个社会群体、某个圈子或者某种政治情势。我很喜欢做观念艺术，是因为我的经历使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比较抽象，我很少直接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灵感。

陆：那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Yuri：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对外在世界时刻保持开放且清醒的态度，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让我产生想法，有时候是写作，有时候是音乐，或者是和某一个人的对话，抑或是我自己的梦境。我不会强迫一个想法发生，我更像一块海绵，时刻在吸收。

陆：《沉浸式身份》(IMMERSIVE IDENTITY) 这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项目花了多长时间？

Yuri：这是我和绘画艺术家瓦莱里娅·特鲁比纳(Valeria Troubina)合作的项目，我们用这个项目去回应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原型(Archetype)理论。最初我们只有大概的想法，要做关于身份的项目，后来我们尝试着想怎样才能观念化这个想法、怎样能用视觉把这个想法呈现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拍摄了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影像，如英雄、创造者等。

执行这个项目很快，买道具等准备花了一天，拍摄花了一天。但是开发这个故事花了很久，大约一年。所以更重要的事情是开发视觉叙事，比如选择色调，金色代表皇室、



王子，2013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蓝色代表天堂等，而且颜料是要用在人体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这些准备完毕，去店里买就非常快而容易了。我们雇佣的模特也是很好的合作者，他是旧金山芭蕾舞团的领舞，很专业，对我们的想法也非常理解，所以能用身体去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同时，我们给自己留了很多现场发挥的空间，有一些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也出来了。

陆：《迫切渴望之物》(DESIDERATUM) 这个项目是在哪里拍摄的？

Yuri：在比利时，这个拍摄场地非常有趣。它曾经是一个女子精神病医院，是比利时女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诗人，2013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后建立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项目，因为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从战争中返回的士兵身上，而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些精神上受伤的女子。这个医院大概运行了一个世纪，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建筑已经差不多废弃十年了。

陆：《迫切渴望之物》讲的是什么？

Yuri：是关于渴望和需要，关于面对心中的魔鬼以及应对自己内心的挑战的。有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快乐想得很简单，认为如果我们能得到某样东西，一段友谊、一个爱人或者一种经历，便会开心；但当我们真的得到的时候却常常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开心。这种渴望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陆：你的另一组作品《构成主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CONSTRUCTIVISM: A MAN AND A WOMAN）与其他作品不同，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Yuri：我的灵感来自于1937年的俄罗斯雕塑《工人和科尔霍兹女人》，它在当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展览之后又被带回了莫斯科。这个雕塑很出名，因为后来被俄罗斯一个大电影公司用作了品牌标志。我感觉这个雕塑有多个层次可以被萃取出来。世博会是一个各个国家互相竞争、展现成就的地方，而我想做的是一个十分私人的项目。我从特殊的角度拍摄这个雕塑，然后进行解构，展现出一些抽象的图案。当我把它们综合成系列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种沟通男女之间感情和感觉的舞蹈、一种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2012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二），2012 摄影：尤里·博伊科（© Yuri Boyko）

陆：你在俄罗斯学习艺术，然后到美国创作，你觉得这两个国家的艺术生态有什么区别？

Yuri：非常不同的两个世界。俄罗斯更加看重技术的完美及如何使用工具，要求非常精确的表达。美国则更注

重观念，你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和方式去表达，只要你是在展示自己的想法。如果要对比这两种生态，我认为各有千秋，在艺术上都是可行的。



作者简介：

尤里·博伊科（Yuri Boyko），生于乌克兰基辅，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现居洛杉矶。作品聚焦身份结构，成功和失败及痛苦和欢愉的状态。曾是物理学家，后创业，2008年起重返学校全职从事艺术创作，2012年毕业于俄罗斯一所艺术学院。作品曾多次展出及获奖。